

荐书



台州市图书馆馆藏 普通文献借阅室 1565.64/D782

美丽的普罗旺斯童话

张广星文

身心,游走在法国南方的松林、草地、大海、河谷和山坡之中... 都德也曾陷入这样的困境。他选择从世界花都巴黎,隐退到家乡普罗旺斯休养...



何敬业教授

中国资深翻译家、华东师范大学法文教授何敬业先生,总是忘不了家乡的文友们。8月份他的译著《磨坊信札》被列入“作家榜经典名著·外国文学系列典藏版”...

我即同九老会的叶廷璧先生商量,约定一个日子,把能请到的九老会成员都请到一起,既是借机聚会,也是集体向何教授祝贺...

我即向大家宣读,尚未念完,何教授又发来信息:“……今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大庆(10月16日),由我主编的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史(传承)(37万字)一书也于本周出版...

真是双喜临门。何教授虽然年届八旬,但身体健康,精力充沛,这些年不仅借返乡之际,在台州市图书馆、黄岩九峰书院、路桥南官书院、温岭东辉书院和玉环图书馆都做过关于法国文学和文化的讲座...

这本书印制唯美,出版方特意请罗马尼亚的画家绘制了38幅精美插图。新书上市(上网)销售仅三四天好评如潮。有读者留言:这本书的封面是粉黛色的。最开始还想为啥,后来看了书,感叹“这是一本写给普罗旺斯的情书”...

那天晚上,我回到家,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书。虽然此时不是洒满阳光的午后,但何教授美丽的译文带着我,好像漫步在充满阳光的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山坡,近处是草地,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绿色森林...

再读下去,我越来越感觉到亲切。都德笔下的磨坊,这时在我心中转换成中国古代山东某地的路廊——路廊里,蒲松龄正以一桶凉茶,招待来来往往在此歇脚的乡亲和外地客人...

何教授很谦虚,把这本书的受欢迎归之于出版社的设计、装帧之美。他说,对于出版社不惜工本请画家绘制插图,他曾表示过成本之忧,但大星文化信心满满,而后来上市仅数日网上一片好评...

大星文化就是“作家榜经典名著”系列的策划组织者。我问何教授,出版社用了豪华式的设计装帧,成本肯定很大,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决心。何教授说:“大星文化公司(拙译重版策划者)老总吴怀尧原是年轻记者,以创建中国作者榜(收入、作品质量等等)引起国际瞩目而闻名...

何教授的《磨坊信札》旧译,是1999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作为“第一推荐丛书”中的一种出版的。当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决心很大,计划遴选古今名家小品精品100种,分享给中国读者...

既然出版社有力争第一的雄心壮志,所以首先要保证译稿的质量,要先找到高明的译者。当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找到何敬业教授的。何教授翻译过很多法语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童话,译笔优美,他们将两本法文名著交给了何教授...

当然,何教授又借新版的机会,对译文进行了精心的修饰,让图文并茂,使读者不仅初见惊喜,阅读了更觉得美!

译者之心

日暮乡关何处是

本报记者陈伟华



摄于巴黎凯旋门

世上没有哪个地方,能比故乡更让人眷恋。这种眷恋和回忆,不会因距离的遥远而变淡,也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忘记。台州籍资深翻译家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何敬业的译著,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成名之作《磨坊信札》,成为好多读者“永不过时的枕边书”...

求学之路

何敬业:我的祖籍是台州市黄岩城关东禅巷,但是我7岁前生活在椒江,那时叫海门。我5岁到海门中心小学念书,念到三年级转学到黄岩,直至1952年才小学毕业。我现在还与在椒江的金可人、徐成森等校友有联系。

1952年到1955年,我离开了故乡,在杭州安定中学(现杭州第七中学)读初中。那时,这所学校是浙江省最有名的私立中学,文化底蕴非常雄厚,茅盾、范文澜等都是该校的校友。学校先后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子,给我带来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。

1956年到1959年,我又回到故乡台州,在黄岩中学念高中。

翻译之门

何敬业:1959年,我考进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。华东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16所重点大学之一,5年制,1964年,我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师。

就在这儿,我叩开翻译之门。我的第一个专业是俄语,1966年到1968年,因国家需要,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了越南语。1968年,在京城结束学

业后,我回到了上海。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年底,我给越南留学生,当了一年半左右的越南语口译。1972年,又因国家需要,我改行学习了法语,从此就把法语作为自己的专业。

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外语系教师时,我虽然改过几个专业,但是教师始终是我的终身职业。期间,我曾经教过外国语言、文学、翻译和各国文化等多门课程,但归根结底,所有这些专业都离不开对社会文化的研究。所以,我始终认为,要学好语言,要写好作品,对国外文化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,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文化知识语言。

乡土文学之“乡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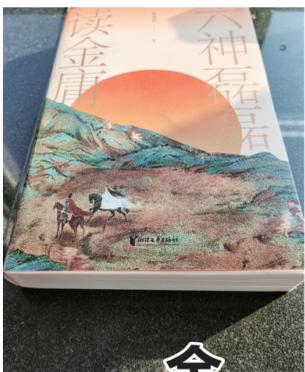
何敬业:在黄岩中学读书时,我就试着投稿,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很短小的作品,从此爱上文学创作。我的处女作是14岁那年,在《少年文艺》(1956年6月号)上发表的一首诗歌。那时的《黄岩日报》、《浙江(俱乐部)杂志》等,则成为我发表各类文艺作品的园地。我很感谢当时黄岩报的主编,后来台州日报的主编卢秀灿先

生,正因为有了他的鼓励和帮助,才使我的作品理念不断深化,并褪去了最初的稚嫩,逐渐走向成熟。

多年来,除了自己的外语教学工作之外,我还热衷于不少外国经典文学作品。《磨坊信札》就是其中一本,它出自于天才横溢的法国作家都德笔下。

在繁忙的生活中,压力、疲劳、挫折、迷茫,容易使人陷入这样的困境。他选择从世界花都巴黎,隐退到家乡普罗旺斯休养身心,游走在法国南方的松林、草地、大海、河谷和山坡等自然风光之中。他用简单直接、纯净细腻的笔触,将鸟语、花香、云的翻腾、风的吹拂、星星的闪耀、海涛的呼啸、悠扬的铃声、薰衣草的味道,写就24篇治愈人心的书简,礼献读者,且成为留世经典之作。在翻译这本书时,从故国家园到异国他乡,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,我觉得自己在贴近作者的脉搏,随他一起律动,一起跳跃。我希望故乡台州的读者朋友,会喜欢这本经典著作!

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

金光之下,六神磊磊

林立文

好读 但没有几个人,真的就是那个站在金庸伞下的小孩... 研究金庸的人很多,写解读金庸著作的也不少,

2015年我买了六神磊磊的《你我皆凡人》,我很兴奋地发现,这个人说出了我想说的以及想不出来要说的,对金庸小说的感受。

他的文章,如果照着原稿读出来,就是一篇篇演讲稿。此后我一直关注“六神磊磊读金庸”公众号,每读公号上更新的文章,都有听演讲乃至听脱口秀的滋味。

读文如听讲,这是近似于白居易“老妪能解”的文字功力。不是所有作者都能驾驭“心直口快”的文字,看似随意、口语化的写作,都是六神磊磊精心架构的产物。

他是最能博得金庸迷好感的那类资深读者,金庸小说一直滋养着他从少年走到中年。每当生活中出现让全社会热议的事件,六神都能顺手拈来一段金庸小说,解读小说顺带解读社会人心。

金庸先生付诸于笔端的价值观,同时也是六神的价值观,最难得的是,金庸先生隐藏在故事角落里的某些情感、态度,六神都能轻轻抽取到他的文章里。

这些解读、抽取,当然不可能全都是金庸的本意,有些解读,明显是六神在金庸光环的庇护下斗胆打出的怪招。可是据我这些年的追读,我从不认为他有什么私心、坏心。

就像这次新集结出版的《六神磊磊读金庸》(以下简称《读金庸》)六神的自序所写,他热爱金庸小说,最根本的原因,是热爱金庸小说的价值。总结成十六个字,即“为国为民,侠之大者;怜我世人,忧患实多”。

同是新闻工作者出身,独创《明报》的查良镛和曾任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的王晓磊,都有一样的写作方向,面向国民;都有一样的处世态度,不卑不亢。

纵然是已将“读金庸是我的主业”写成招牌的六神,他的很多解读并不神奇,归根结底,是细读文本。所以他的很多解读,读起来很妙,其实大多数人都解读过了。

然而就是这么神奇,明明是我读过我也知道的内容,当六神展开叙述,读者在不同段落就会被不同程度地点燃,仿佛被金庸老爷子夸赞一般的开心。

比如《读金庸》中的这一篇《俞莲舟的魔头潜质》,当初在六神的公号上初读时,关注他这么多年一直没留言的我,忍不住狠狠地抒发了两百多字的感受。

当然,最终没被录取。我表达的无非就是一句话:“对对对!我也觉得俞莲舟是这样。”来看看,六神是怎么用妙笔去形容武当七侠行二的俞莲舟的:“既应运,也应劫,有大仁和大恶的双重体质,可能修治天下,也有可能扰乱天下。”

俞二侠,是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配角队伍中特别亮眼的存在。他出场不多,但看得出金庸对他的偏爱,而六神也读到了这份偏爱。

为什么俞莲舟有魔头潜质呢?整篇文章都是六神精彩的点评,我不赘述。我只想说,六神仅提出俞二侠面冷心狠、感情细腻两大特点来叙述,是极深的洞察力。

人狠话不多,认准了的朋友、师兄弟,绝不含糊,做事绝不拖泥带水,轻易不表露情感,但眼中满是热情与果决。在白道中,他是威严的大侠,是实力保障。如果去了黑道,他极高的人格魅力,绝对会让他成为一呼百应的黑道大佬。

而他之所以没有黑化,就是因为张三丰从小的熏陶。这些文本之后的可能性和故事性,六神解读得不仅妙,而且让我非常感慨:金庸老

先生要是读到这篇,大概也会微笑良久。

再举一例,我也曾有如是解读,但读了六神的文章,仿佛被撩拨了一下,瞬间情绪激动起来,六神写道:“他恨令狐冲,某种程度上也是恨被令狐冲反衬出来的自己。像是一个变形的,人恨上了镜子。”(《林平之为什么那么恨令狐冲》)

一直以来,我虽也觉得林平之是厌恶令狐冲的优秀,但更觉得他是因为岳灵珊与令狐冲的关系而厌恶他。读了六神此篇,顿觉通透。有没有岳灵珊,其实林平之都要痛恨令狐冲。

这样残酷的对比,在生活中并不少见。谈论林与令狐之间的纠葛,我们可以说因为令狐冲有“主角光环”。其实这光环,在现实中我们叫它“命运”。

金庸笔下的人物,但凡出场,必不是“黑白分明”的。林平之值得细读、深读,对他报以充分理解的人,在现实中才不会掉入对话题人物“非捧即骂”的扭曲陷阱。

六神非常珍惜金庸创作的人物,即使连“杨莲亭”这样让人没有好感的角色,他都能点明杨莲亭“工具人”的属性之下,并非一无是处,反而具备一定能力。“他注定只能胡作非为、倒行逆施……他有才干也好,没才干也好,对于任盈盈、童百熊等人来说,他就叫祸害本教。但对于他来说,没有别的,一句话,这就是工作。”(《杨莲亭之过》)

六神对恒山派掌门莫大先生的解读,也让我大呼过瘾。他采用了一位读者留言来形容莫大先生:莫大先生,就是没有奇遇的令狐冲。

现实中没有几个令狐冲,有的只是一个莫大先生。而在非常时期,连莫大先生都很少,更多的会是余沧海、岳不群这样的中层人物。

然而莫大先生就很暗淡吗?金庸就给了他极大的内蕴的戏份。无论是在衡山后山暗杀嵩山高手费彬,还是衡水之畔与被江湖正道唾之以鼻的令狐冲喝酒论道,莫大先生

瘦小的身躯下,浮现出巨大能量的一角。

最重要的,是他面对强敌虽不敢强出头,但他心里有做人的底线,他不会放弃尊严。

金庸笔下,最可贵的不只是大侠,莫大这样的普通江湖客,是给予者最温暖的安慰和祝福。六神用他的笔,将金庸的温暖,源源不断输送给委屈的人、痛苦的人、不甘的人、不忿的人。

除了温暖,六神还敢于撕破一些读者不想去深想的真相。

例如我最喜欢金庸的《笑傲江湖》,因为我最受令狐冲这样的处世态度,不苟且于不断更新游戏规则江湖,追求自己认定的道路。

我认为,即使令狐冲接受我任命的任命,成为日月神教教主,他一定会改变全教丑恶的迎上氛围。

六神指出,不一定。任盈盈最了解令狐冲,她对令狐冲当老板后是否会变质这个问题,可谓半信半疑。这是人性,并不为令狐冲而例外。

他的证据很确凿,是书中任盈盈的心理活动:“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,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,往往性子会大变。”

顺着六神的观点细想一番,我无法反驳。

令狐冲是热爱自由自在的人,也是重感情的人,喜欢热闹。当大家簇拥着他,用他难以辨认真假的热情围绕他,顺应他的性格说他爱听的话,他当真还想过自由的散仙生活吗?

如果没有这么多波折,令狐冲的人生归宿,他的追求,不正是迎娶小师妹,成为华山派掌门吗?他也不想当领导吗?他的师叔祖风清扬,不也是因为内部斗争才不得不当隐士的吗?

所以,金庸给令狐冲的最大主角光环,其实不是独孤九剑,而是让他失意江湖。他后来笑傲江湖的快乐,终究是被迫的。

对六神磊磊,我是非常之羡慕,也是非常之佩服。

羡慕他靠读金庸,为自己创造了物质充裕、精神丰满的生活。似乎每个热爱金庸小说而且能写点文章的金迷,都能做这件事。

但事实上,只有他一人做到了把“读金庸当主业”,唯有佩服。

金庸去世那几天,六神磊磊迟迟没有更新。几天刷不出新文章,我大概就明了了:金庸去世或许对别人都是大新闻,对他则是一件茫然无措的大事,那时的他,应该根本写不出一句话。

几天之后,他终究推出了那一篇《我再也没有后台了》,光是此篇文章的封面用图,就让我泪目。

那是一张模仿官崎骏动画电影《龙猫》经典剧照创作的图,原本是高大的龙猫为小姑娘撑着伞,变成了高大的金庸先生为小小的六神磊磊撑着伞。

研究金庸的人很多,写解读金庸著作的也不少,但没有几个人,真的就是那个站在金庸伞下的小孩。江湖这么凶险,其实这个“小孩”早就学会了应付黑白道网友功夫,偶尔被不可抗力元素消了音,他还是能用更圆熟的招式重新复出。

然而直到金庸先生去世那一天,他突然无助成这样。

人生之中,磊磊光明是很稀有的,这个叫王晓磊的“小孩”有幸遇到了金庸小说这个磊磊光明的世界,从此获取了取之不尽的能量。

金光之下,六神磊磊。他也在用他的笔端,继续引着金光,照拂更多后来的“小孩”。

